

# 传播之眼与理性卷入： 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认知博弈

梁 靖 董国强 贾文涛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 风险认知不仅是心理学范畴的概念, 更是价值观、文化的深层体现。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理清风险“易感人群”大学生群体的风险认知表征和深层机理, 彰显其在风险传播和风险治理中特殊镜像与重要引力,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 采集大学生常用的微博、知乎、哔哩哔哩上的相关观点、评论为分析对象, 揭示大学生总体风险认知呈现高度样态, 但存在认知滞后、片面、情绪化等问题, 从国家、高校、个体层面提出在“紧”与“放”中把握风险治理尺度、在“强”与“弱”中突出风险教育旨归、在“深”与“浅”中提升理性参与框架的实践策略, 为积极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家风险治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科学的确证干预和新的讨论视角。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大学生; 风险认知; 风险素养教育; 价值观教育

## 一、问题缘起：大学生风险认知的特殊镜像与意义

### (一) 大学生个体风险认知的特殊博弈

风险认知是指人们对正在或可能影响他们危险的判断和评估, 通常来源于常识推理、个人经历、社会交往和文化理解, 具有个体差异化、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动态变化等特征。有研究表明, 风险认知随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及居住地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 其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媒体接触越频繁、城市居民及阶层地位较高的人都具有更强的风险认知。大学生具备文化教育水平较高、接触信息渠道广泛等客观因素和专业知识水平优良、信息甄别与处理能力较强等主观元素, 在风险认知中具有高度敏感、理性认知、沉浸感强和主动应对等特征, 从而成为危机风险的“易感人群”, 而且大学生的风险认知还会发生动态进化, 对于风险的有效传播与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影响。

### (二) 大学生群体风险认知的辐射效应

家庭话语权较高有助于大学生向家庭成员传递风险。大学生具有知识水平高、科学素养良好等优势。社会敏感性强有利于大学生引领公众形成关注风险舆论氛围。大学生容易发挥年轻态的网络感召力和对风险的深度挖掘预判性, 担任风险传播之眼, 将疫情风险进一步呈现在大众面前, 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 对社会整体的风险认知具有引领与强化效应。

## 二、深度把握：疫情风险研判及风险认知影响评价

### (一) 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风险认知研究发轫于 20 世纪 80 年代欧美国家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 目前学界公认的关于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理论主要是基于社会放大理论的风险认知, 突出风险信号被信息渠道、社会放大站和个体放大站传播后产生社会和文化互动, 形成风险次级后果即涟漪效应, 包括持久的心理认知、风险态度形成、对当地经

济活动的局部影响、环境或风险管理者的污名化、对其他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以及政治压力如政治诉求、政治气候变化等, 并且风险的次级后果与风险认知的加强和行为的放大具有直接关系。其理论模型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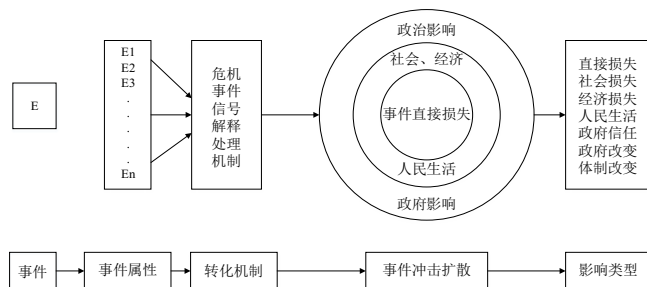


图 1 风险认知放大效应理论模型

### (二) 风险认知的评价维度

依据前人研究成果和影响突发危机的风险因子, 包括危机自身特征, 个体对危机事件的了解程度、看法和态度, 有研究将风险认知的评价作以细分界定, [5] 具体评价理论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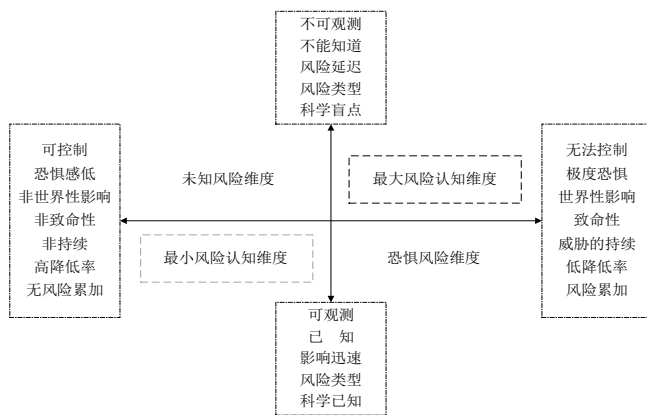


图 2 风险认知维度评价模型

## 三、事实呈现：大学生对此次疫情风险认知的表征

###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取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 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学生抗疫”等关键词抓取文本资料, 选取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累加超过 1 万的文本为分析样本, 对议题、评论、时间分布等维度进行分析。在微博、知乎、哔哩哔哩、抖音媒体平台上, 共收集大学生发表关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风险发表的文本信息 4449 条, 累计评论量、点赞量过千亿, 表明大学生对此次疫情风

险认知总体呈现高度关注样态,具有较强的风险认知意识。

## (二) 结果分析

以社会放大理论框架分析,抓取议题内容中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和时间分布趋势,发现大学生最关注疫情带来与自身学习发展密切相关事件的未知性;次之是对湖北重灾区的风险污名化及当地经济、人民生活的局部负面影响;但对疫情带来的政治压力、国家影响力如政治诉求、经济影响、国际舆论不够敏感。

以风险评价维度评价模型分析,此次疫情危机本身具有致命性、世界性影响、持续威胁的恐惧风险维度和不可观测、科学盲点的未知风险维度,判定为最大风险认知范围,以及给大学生带来较高的风险认知态势,需要引起我们深度关注。

## (三) 原因究底

### 1. 危机治理因素

国家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机制弱化大学生风险认知程度。此次疫情应对中,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门的各项防控措施构建了疫情风险的可视化、科学化、现代化治理框架。

### 2. 个体认知因素

专业背景与风险的相关性影响大学生风险认知程度及风险认知偏好。每种危机风险的科学视角都归属于不同专业范畴,形成对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诱因呈供。学历层次越高、社会阅历越丰富的大学生对此次风险认知越全面,固定的、先验的知识图谱是影响大学生风险认知的重要因素。

社会关注及政治价值观影响大学生风险认知程度。风险认知的本质是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积淀的体现,是大学生社会化的放大镜。社会关注与政治参与度越高的大学生,风险认知度越高,在风险的探讨及认识上更容易放大风险中的次级产物,形成更轰动的社会效果。

### 3. 科学教育因素

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旨归影响大学生风险认知程度。此次疫情危机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抗疫防疫的科技工作者,有效地揭示病毒传播致病机理,探索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检测试剂、疫苗等各类抗击疫情的科学举措,充分彰显了现代科学研究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价值属性,既提升了大学生对风险认知的敏感度,更增强了大学生应对风险行为的科学自信。

风险素养教育影响大学生风险认知程度。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风险素养教育相对薄弱,公共风险课程设置甚至空缺,大学生接受风险教育和知识的渠道主要靠生活积累和碎片化的媒介传播,难以形成积极、长期的风险认知,而接受过风险素养教育的大学生,风险认知程度较高。

## 四、方略解析:提升大学生风险素养的实践赋行

### (一) 国家层面,在“紧”与“放”中把握风险治理尺度

“紧”就是拧紧大学生这一特殊传播之眼的附加社会价值对危机风险的“亚政治”重塑力量,要针对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建立专门的风险认知、风险评估、风险传播、风险治理的立法规制,明确在风险传播和风险应对中公众包括社会特殊群体(如大学生)承担权利和义务,同时控制网络媒介对风险传播的报道范围和解读程度,浅阙和过度都会影响大学生的风险认知。

“放”是指构建风险治理的开放性参与框架,提高公众对于

危机的应对和自我救治能力,展现对大学生政治引导与文化濡化,形成化解反权威、澄清谣言的大学生网络正能量,带来超越地域、文化、政治界限的传播效果,展现大学生在风险认知及传播治理中的引领效应。

### (二) 高校层面,在“强”与“弱”中突出风险教育旨归

“强”意指强化大学生风险素养教育,风险素养教育的隐喻其实是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内化和纵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唯物主义来看,“人不是抽象的蛰局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高校要充分意识到风险素养教育的重要意义,不仅要带领大学生走出校园的象牙塔,积极面对各种风险的考验,更要从科学认知风险、控制化解风险转化为规避甚至超越风险,做好顶层设计和落实落细,从全景视域到全域渗透,全面拓展风险素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弱”是指弱化大学生由于知识绑架和道德批判带来风险认知的负面影响,片面盲从于知识是有风险的,要消弭大学生自身的科学膨胀性,引导大学生始终保持理性态度和反思批判意识,避免完全被知识所规训。换言之,我们要从更高层面、从人的本体哲学意蕴认识到风险教育的是培养自由化、社会化、全面化的完人,是促进上层建筑和社会运行秩序有序统一的教育旨向。

### (三) 个人层面,在“深”与“浅”中提升理性参与框架

作为社会风险的重要特殊传播力量,大学生自身要“深”层辩证地看待风险蕴含的双重意义,风险本身就是机遇与挑战的结合体,始终与人的实践活动相生相伴。当它体现出危险性和破坏性影响,它是具有消极意味;但当它表现为社会进步动力和创新源泉时,它又是积极的助力,所以不能一味的批判倒戈,而是尊重客观、包容多样、辩证深层的风险审视。

“浅”即是浅化风险的情绪联想和认知狭隘,规避在网络洪流中被信息的噪音污染并裹挟其中,形成片面化、情绪化的风险认知偏见,同时避免将网络风险信息浅化为静态工具,忽视信息与认知背后人的行为,要进一步将风险认知的感性认同转化为理性参与的显性行动之中,积极创设出参与风险治理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实现人生价值,传承民族精神、坚定爱国信仰。

## 五、结语

纵观历史长河,风险及风险认知的现实警示,无时无刻不提醒我们要在危机来临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重视且重塑大学生群体在风险治理中的特殊传播影响和理性参与意义,将对国家的风险应对和现代化治理产生连环效应,也是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思虑的核心命题。

## 参考文献:

- [1]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J]. Science, 1987, 236 (4799): 280.
- [2] 王甫勤. 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11 (02): 83-91.
- [3] Wildavsky A, Dake K.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J]. Daedalus, 1990, 119 (4): 41-60.